

试对“伴随文本”理论进行修正与扩展

——与赵毅衡教授商榷

李 玮 蒋晓丽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 610064)

提 要: 赵毅衡教授所提出的“伴随文本”, 扩展了“文本间性”, 给定了伴随文本问题的分析框架。针对其中存在的部分有待明晰和完善的问题, 笔者尝试性地进行了修正与扩展。

关 键 词: 伴随文本; 修正与扩展; 元文本; 前文本; 链文本

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2)04-0251-05

一、“伴随文本”界定及分类

“伴随文本”是赵毅衡教授基于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架构、瑞恰慈等人提出的“语境论”、洛特曼提出的“符号域”理论、热奈特的“羊皮纸手稿”、玛丽·麦克林的“附加文本”以及国内论者所讨论的“潜文本”、“互文性”等所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赵毅衡教授将它用于指那些“被符号文本‘顺便’携带着”的“伴随着符号文本, 隐藏于文本之后, 文本之外, 或文本边缘: 但是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 严重地影响意义解释”^①的因素, 并将其分为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元文本、链文本、先文本/后文本七小类, 又将之合并为显性伴随文本、生成伴随文本和解释伴随文本三大类。

可以看出, 三大类的划分与符号表意的“文本”、“传者”、“受者”三环节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七小类的划分也是各有侧重, 能相对比较周全地考虑到各类伴随文本。相比于其他理论家就此问题所进行的研究, 赵毅衡的重新分类、命名与定义一定程度上将伴随文本问题操作化, 能为我们认识和分析伴随文本问题提供一条相对可行并有效的路径。

然而, 如果再深入思考, 便会发现此分类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和厘清的问题: 1. 部分概念如“元文本”、“前文本”和“链文本”的定义是否足够明晰; 2. 对比于“前文本”这一“影响文本生成的全部文化语境压力”而言, 是否需要考虑作为“影响文本阐释的全部文化语境”这一伴随文本类型, 如果需要, 该如何命名它; 3. 对伴随文本的“显性”、“生成”与“解释”三分类以及对“文本出现前就已经发生的”与“文本发生后才带上的”两分类是否足够严谨; 4. 各类伴随文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 等等。

如赵毅衡教授所说: “任何符号表意文本都必然携带着各种伴随文本, 反之, 如果没有各种伴随文本的支持, 文本本身落在真空之中”, “成为一堆纯粹的符号集合”, “无法成立也无法理解”^①, 伴随文本普遍存在于符号表意过程中, 构成了符号表意的特殊语境和文化制约, 起着甚至比文本本身还大的重要作用。因而, 对伴随文本问题的研究对于文艺学、诗学、符号学、

阐释学、传播学等学科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建立一个更为明晰完善的理论框架的必要性毋庸置疑。笔者即是以此为目标, 针对伴随文本理论中尚存的不明晰与不圆满之处, 试图做出一修正与扩展。

为了方便后文分析, 笔者暂将其对各类伴随文本的命名、归属与定义作如下梳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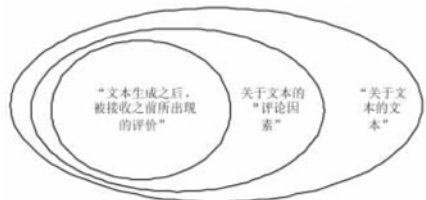
分类 I	分类 II	分类 III	相关定义及陈述
“文本出现前就已经发生的伴随文本”	显性伴随文本	副文本 (框架因素)	是“显露”在文本的表现层上的附加因素……可以把它们看做文本的“框架因素”, 如书籍的标题, 题词, 序言, 插图, 出版文本……副文本只是落在文本边缘上, 某些符号类型……甚至不显现于文本边缘, 需要另外的文本渠道 (例如戏单, CD 封套等) 来提供。
		型文本 (类型因素)	型文本也是文本框架的一部分, 它指明文本所从属的集群, 即文化背景规定的文本“归类”方式, 例如与其他一批文本属同一个创作者……等等。
	生成伴随文本: 指文本生成时各种条件留下的痕迹	前文本 (引用因素)	是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 ……引文, 典故, 戏仿, 剽窃, 暗示等, 是前文本中比较明显的类型; 但是前文本可以相当遥远, 一个文化的全部历史, 只要在这个文本产生之前, 都是这个文本的前文本: 前文本是文本生成时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的压力, 是文本组成无法逃避的所有文化文本组成的网络。
“文本发生后才带上的伴随文本”	解释伴随文本: 在文本被解释时起作用的伴随文本	元文本 (评论因素)	元文本是此文本生成后, 文本被接受之前, 所出现的影响意义解释的各种文本……元文本即评论与环境因素, 是文本出现之后才生成。
		链文本 (链接因素)	也被称为超文本, 是可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各种其他文本。
		先文本/后文本 (续写因素)	两个文本之间有特殊关系, 例如仿作、续集、后传。先文本/后文本实际上既是生产性伴随文本……也可以是解释性伴随文本……。

二、基本概念: 修正与延展

在对七小类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反复理解和思考后, 笔者认为还有待厘清的是“元文本”, 还需要深化的是“前文本”, 还可以扩展的是“链文本”。

(一) 修正“元文本”: “关于文本的文本”

关于元文本,赵毅衡教授有以下几种陈述:①元文本是“关于文本的文本”;②“元文本,即评论与环境因素,是文本出现之后才生成”;③“元文本是此文本生成后,文本被接受之前,所出现的影响意义解释的各种文本,包括对此作品及作者的新闻、评论、八卦、传闻、指责、道德或政治标签等等”^②,但最正式地用于定义的是第三个。三种陈述界定了三个大小不同的范围,其关系可以表示为:①>②>③(如下图所示)。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

如果把元文本定义为“文本生成之后的”,那该如何指称那些先于文本生成而发布的、但又的确能引发潜在受众接收期待的诸如预告、新闻等?又该如何看待那些周播剧里同时于文本生产的、但又的确能算作“关于文本的文本”和“文本的评论因素”的观众反映?

如果把元文本规定为“文本被接收之前的”,那该如何看待那些文本接受之后再行接收的(这是我们在文本接受过程中常有的行为,比如看一部电影却不完全得其意,就可能求助于相关的影评)、绝对属于名副其实的“文本的评论因素”、“关于文本的文本”的影评或读后感?

如果把“元文本”局限为“评论因素”,那该如何归置关于文本的预告、新闻、花絮等事实性信息而非评价性信息?

因此,为了能最完整地囊括这一类型的伴随文本,笔者认为,将元文本定义为“关于文本的文本”这一概念无疑最奏效。如此这般,不管是文本发生前还是文本发生后,无论是文本接受前还是文本接受后,无论是评论因素还是新闻因素,只要是关于文本的文本,都可以归入“元文本”的范畴。

(二)深化“前文本”:“文本生成时所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压力”

前文本,被赵毅衡教授规定为一个文本的“引用因素”,指“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引文,典故,戏仿,剽窃,暗示等……但是前文本可以相当遥远,一个文化的全部历史,只要在这个文本产生之前,都是这个文本的前文本:前文本是文本生成时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的压力,是文本组成无法逃避的所有文化文本组成的网络。”^①他关于前文本的描述,其实可以理解为这么两层:狭义的前文本与广义的前文本。

狭义的前文本用于指一次具体的文本创作实践中的那些能有迹可循的各种典故、戏仿、暗示等“引用因素”,如《疯狂的石头》中所“引用”的如《天下无贼》《功夫》《碟中谍》等大片电影中的打斗场面。

广义的前文本则指“文本生成时所受的全部文化语境压力”,它不仅包括那些被“引用”了的文本,同时也包括那些被

“排除”了的文本。被“引用”了的,只是我们能看得见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只是冰山一角,而那些没有被引用的或者说被排除在外的一大部分,才构成了冰山下面的一大部分。但我们必须得承认,即便没有出现在“引用因素”里,但后者对文本生成的影响也可能是重大的。如一篇创新性学术论文的背后,注释和参考文献可能只有20条,但最终成就一篇学术论文所需要看的东西却远不止这20条注释所指涉的前文本。

相比之下,“全部文化语境”更能有效表达“前文本”这一概念,但有迹可循的“引用因素”更能将“前文本”概念操作化。

(三)扩展“链文本”:文本接收时所面临的全部文化语境

链文本,也被称为“超文本”。赵毅衡教授对其的界定同样有两种:①“可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各种其它文本”;②“接收者解释某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与某些文本‘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其它文本”^③。在这两种陈述之间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时态。

在①中,链文本指具有“可‘链接’性”的其他各种文本,是指“所有可以、可能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其他文本的集合”,因而它是变动不居的且漫无边际的。在②中,链文本指具有“已‘链接’性”的其他各种文本,是指“某一特定文本接收实践中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其他文本”,它存在于一次特定的文本接收实践中的具体文本。显然,②是①中的真子集,每一次特定文本接收实践中所涉及的“链文本”只是①这个庞大集合中的一个真子集。

对应于前述的广义与狭义的前文本,我们同样可以用广义与狭义来表达上述链文本中的①与②,即:广义的链文本指“所有可以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其他文本”;狭义的链文本指“所有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其他文本”。由于链文本既可以是接收者“主动”选取,也可以是接收者“被动”接收的其他文本,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除此文本之外的其他文本都可以成为此文本的链文本。从该角度上说,广义的链文本构成了文本接收时所面临的全部文化语境。

三、类属划分:舍弃与重构

严谨的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对事物的分类要做到“穷举”和“互斥”,而这一点在人文社科中一直表现不是很理想。赵毅衡教授的“显性”、“生成”与“解释”三分类之间,以及“文本生成前就已经出现的”、“文本出现后才带上的”两分类之间也存在部分“不互斥”的问题。

(一)“显性”VS“隐藏”

说到“显性”,是相对于“隐性”而言的。赵毅衡教授说,“伴随文本因素并不一定是‘潜藏’的、‘隐藏’的”,并且只将副文本和型文本归为显性伴随文本范畴,这是否意味着他将其他几种伴随文本都默认为隐性的呢?我们可以逐一分析一下。

首先,前文本不必定是隐性的。一般而言,只残留些许“引用因素”于文本中的前文本是隐性的、不被点明的、需要被接收者意识到时才转化为显性的。然而,当一篇学术论文将其引用

的资料、数据的出处文本体现于文种,或者用注释、参考文献等方式进行列举时,前文本是显性的而非隐性的。

其次,先文本不必定是隐性的。多数时候,先文本不出现在文本之中。但当一本图书的封面或扉页上注明“修订版”、“第二版”字样时,作为先文本的“原本”、“第一版”就是显性的而非隐性的。

再次,元文本不必定是隐性的。元文本常常是脱离文本而存在的,但是当某新书中有一位名家或大师作序时,作为元文本的“序”是显性的而非隐性的。

复次,链文本不必定是隐性的。当一则报纸新闻后面紧跟“延伸阅读”、“网络链接”等形式刊载相关内容时,链文本是显性的而非隐藏的。

除此而外,副文本和型文本也并非都是显性的。当副文本不出现在文本边缘而需通过其他文本渠道来提供的时候,副文本是隐性的;当某一类型文本并非出现于文本生成过程而出现于文本接受过程时,型文本是隐性的。

鉴于此“显性”与“隐性”如此缺乏区分度,笔者冒昧建议,舍弃“显性伴随文本”这一类属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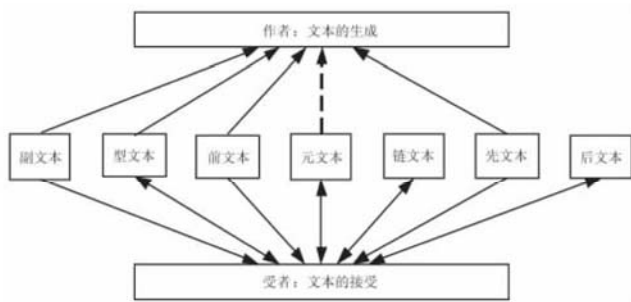
(二) “生成性”VS“解释性”

赵毅衡教授将“生成伴随文本”界定为“指文本生成时各种条件留下的痕迹”,且将“前文本”归入该类;将“解释伴随文本”界定为“在文本被解释时起作用的伴随文本”,且将“元文本”、“链文本”和“先文本/后文本”归入该类。但笔者认为,这个分类同样不具互斥性。

首先,副文本、型文本、元文本、链文本就不能在文本生成时留下些许痕迹或者说就不能影响文本的生成吗?笔者认为不尽然。副文本,通过要求掌握副文本相关知识技能的方式影响文本生成,比如要生成一本小说就必须得会写字。型文本,通过其对体裁和类型的文化归类方式影响文本生成,比如新闻体裁会规定记者不能虚构,消息的写作会规定记者尽可能将最重要的事实要素首先呈现出来。元文本也可能影响文本生成。如在边拍边播的周播剧里,前期每一集的观众反映都能影响到后期剧情结构发展和角色生死存亡,对于这整部电视剧来说,观众反映成为元文本,且影响到文本生成。作为文本出现后才带上的伴随文本,链文本不能影响文本的生成。被赵毅衡教授称为“实际上既是生产性伴随文本……也可以是解释性伴随文本……”的先文本/后文本,笔者认为,只有先文本具备上述属性,后文本实际上只能作为“解释伴随文本”。因而,当先文本作为“生成伴随文本”时,可以影响文本生成,后文本则无论如何也影响不了文本生成。

其次,只有元文本、链文本和先文本/后文本能影响文本解释吗?笔者认为也不尽然。伴随文本问题是符号学、阐释学和传播学等领域的核心问题,旨在探讨影响文本阐释的因素,因而可以肯定地说,每一种伴随文本都具备影响解释的能力和可能。副文本:一则新闻所出自的媒体的公信力能影响我们对它的信任度大小;型文本:对不同体裁的文本我们会自动调整合

适的接受期待,因而我们会把小说当虚构,会把传记当真实;前文本:前文本中携带的“引用因素”能将文本附加上前文本所有的意义,如在灰段子《走进新食代》^④里,前文本“三聚氰胺”、“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染色馒头”等都来自当下的热点新闻中,它自然也就携带上了前文本所有的批判色彩,尤其是在跟《走进新时代》这样一个先文本放在一起形成反衬的时候,这种幽默感和讽刺感才体现得尽致淋漓。



因此,就各类伴随文本的“生成性”与“解释性”而言,笔者认为,上图可以提供一个相对更为清晰和直观的展示。图示不仅显示了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元文本和先文本可以对文本生成产生影响(元文本的虚线表示其对文本生成发生作用的时候远远少于其他种类的伴随文本),也显示了所有类型的伴随文本都能对文本接受产生作用。除此而外,受者还对型文本、元文本、链文本和后文本起着反作用,具体可以体现为:受者可以在接受过程中为其赋予新的型文本;受者可以在接受后创作新的元文本;受者可以主动选取链接一同接受的链文本;受者可以自主续写后文本。

(三) “文本生成前”VS“文本出现后”

赵毅衡教授将副文本、型文本和前文本称为“文本出现前就已经发生的伴随文本”,而把元文本、链文本和先文本/后文本认定为“文本发生后才带上的伴随文本”。对此,笔者同样认为不尽然。

首先,副文本并非全都是文本出现前就已经发生的。比如,对一则由人民日报记者张延平采写的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而言,作为副文本的“记者张延平”与“人民日报刊载的新闻”是先于文本出现而发生的,但同样作为副文本的“头版头条的位置”则是文本出现时才带上的。

其次,型文本并非全都是文本出现前就已经发生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作为型文本的“四大名著”,并非在《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以及《三国演义》等文本出现前就已经发生的,而是在后来的文学研究过程中逐渐被命名的和被接受的。同样,周星驰的系列电影,常常被称赞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对于此,周星驰本人却表示“我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后现代主义!”^⑤

再次,元文本并非全都是文本发生后才带上的。一些电影电视剧在制作过程中,由于宣传需要,制片方可能会在电影还是演员招募期就开始发布相关新闻、评论,如2006年《新红楼》准备重拍时,就有《重拍红楼 海选“梦中人”》《旧版经典犹在

重拍红楼有多难》《为何怕重拍 新红楼背后的隐忧》《是谁动了红楼 我们还能期待什么》^⑥等诸多新闻。这些新闻属于文本发生前就产生的,但它同样能引发受众的阐释期待。另外,如在前面所说的例子周播剧里,对于整部电视剧而言,作为元文本的观众反映与民意互动便发生在文本产生过程中。

复次,先文本必须是文本产生前,后文本必须是文本产生之后。无论是作者有意续写时,还是只是读者意识到,先文本都必须先于文本而存在的文本,后文本只能是后于文本而产生的文本。

但必须得肯定的是,前文本一定是文本发生前所出现的伴随文本,链文本必须是文本出现后才带有的伴随文本。因为,作为文本的引证因素,只有先于文本而存在;作为文本的链接因素,只能在文本出现后。如果用一个图来表示各伴随文本与文本出现前后的归属关系,应该如下:



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也反映了各类伴随文本对文本生成与接收的影响情况。作为文本出现后才带上的伴随文本,后文本和链文本一定不可能影响到文本的生成。

四、相互关系:核心与边缘

基于以上对概念的修正、深化和延展以及对类属划分的分析,笔者认为,前文本和链文本是所有伴随文本类型中最核心的两个,是其他各类伴随文本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

(一) 以向“前文本”转化的方式影响文本生成

广义的前文本,即文本生成时所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压力。能影响到文本生成的几种伴随文本——先文本、副文本、型文本、元文本都是以向前文本转化的方式参与影响文本生成。

虽然赵毅衡教授明确辨析了先文本与前文本的差异:“前文本是文本出于其中的文化网络;而先/后文本,关系非常明确:后文本的情节,从一个特定先文化出……先文本的分量,以及起作用的方式,在明显程度上,远远超出一个文本生产时‘引证’的前文本”^①,但笔者却坚持认为,先文本本质上还是一种前文本,只是它比较特殊的、对文本作用更大的前文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前文本,先文本主要通过提供主要角色、相关主题、叙述框架等方式影响文本创作。如当下的热播剧《宫锁珠帘》,其先文本《宫锁心玉》即为其提供了关联性人物晴川和八阿哥,进而才展开了整个文本的续写。

作为前文本的一个构成部分,与型文本相关的社会文化影响着文本的生成,尤其是当作者在有意识地进行某种型文本创

作时。比如诗人作诗时要通过换行的方式以标明其诗歌属性,小说家有意识地将虚构用于小说创作,新闻记者自觉地以客观、真实、公正为规则要求自己。

关于副文本的知识体系同样是前文本的构成部分,它紧密影响到文本生成。比如,要讲述一个副文本分别为文字、漫画、照片、音频、视频的故事文本,需要掌握的相关知识体系是不同的,用文字的方法表达,至少需要会中文或英文或其他文的书写;用漫画,还需要懂得绘画技巧……用视频,视频拍摄技术和视频编辑技术是必不可少的,等等。

元文本转化为前文本的情况,在之前的元文本影响文本生成部分足以看到,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二) 以向“链文本”转化的方式影响文本解释

如前所述,广义的链文本,即“可链文本”,是一堆可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文本的集合,它构成了文本接收时的全部文化语境。几乎所有的伴随文本类型,都可以通过转化为链文本的形式参与到文本的接收、理解和阐释过程。

首先,前文本可作为链文本:在一篇学术论文中,以脚注或尾注形式出现的前文本,同时也是文本的链文本。其次,先文本/后文本可转化为链文本:对于电影《疯狂的赛车》,其先文本《疯狂的石头》、后文本《疯狂的疯狂》都可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同样,电视连续剧中的每一集,作为前一集的后文本、后一集的先文本都可以被作为链文本加以接收。再次,元文本可以成为链文本:不管我们是先于还是后于一部电影去关注其影评或演员八卦,元文本都成为链文本。复次,副文本作为链文本:当副文本需要通过其他文本渠道来提供和显现的时候,副文本也同时兼具链文本的功能。最后,型文本常常作为链文本:虽然“超文本是在符号文本被接受同时的延续行为,一道接受的不一定是同类型文本”,但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常常也是同一类型文本。

通过转化为链文本,各类伴随文本可以有效地参与文本的接收与解释。

结语:对“伴随文本”理论的修正与扩展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对“伴随文本”理论作以下修正与扩展:一是修正“元文本”概念,将其范畴扩大为“关于文本的文本”,而不局限于“文本生成之后”、“被接收之前”,也不局限于“评论因素”。二是延展“链文本”概念,将其延伸出“可链文本”这层含义,表达“可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其他文本的集合”,用以弥补“文本接收时的全部文化语境”这一伴随文本类型的缺失。三是根据对各类伴随文本的“显性”与“隐藏”属性的分析,认为各类伴随文本都呈“可显可隐”的特征,因而建议舍弃“显性伴随文本”这一命名与分类。四是根据对各类伴随文本的“文本生成前就已出现的”与“文本出现后才带有的”属性的分析,认为只有先文本和前文本是“文本生成前就已出现的”,只有后文本和链文本是“文本出现后才带有的”,副文本、型文本和元文本三类既可是“文本生成前就已出现的”,也可是“文本出现后才带有的”。五是根据对各类伴随文本对“文

本创作与生成”与“文本接收与解释”影响的分析,认为所有伴随文本都对“文本的接收与解释”产生作用,都呈现出“解释性”特征;相比而言,除“后文本”与“链文本”之外的其他五种伴随文本都可对“文本的创作与生成”发生影响,呈现出“生成性”特征。六是基于以上的所有分析与修正,建立起各类伴随文本之间的主要关系图:所有的生成性伴随文本通过向“前文本”的转化的方式,实现对文本生成的作用;所有的解释性伴随文本都是通过向“链文本”的转化的方式,实现对文本解释的影响。

注 释:

① 赵毅衡《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J],载《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2-8页。

②①赵毅衡教授2011年《符号学研究》课件《伴随文本》篇,符号学论坛,http://www.semiotics.net.cn/bbs/viewFile.asp?BoardID=22&ID=211;②③均来自《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一文。

③参见②,不同的是①来源于论文,②来源于课件。

④灰段子《走进新食代》,内容为“总想对你表白,三聚氰胺对人体无害,总想对你倾诉,地沟油作美味饭菜,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临危不惧走进新食代,啊-啊-啊,我们临危不惧,走进了新食代。我们吃着苏丹红,药浸龙虾红起来,我们吃着染色的馒头,瘦肉精猪端上来。一身是毒的生意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食代”,新华网,传媒论坛,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88729602/1.html。

⑤北京青年报《今日声音:“我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做后现代主义”》,2004年12月15日,http://msn.yinet.com/view.jsp?oid=4300473。

⑥中国网《新“红楼”重寻“梦中人”》专题,2006年9月7日,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6-09/07/content_7140778.htm。

作者简介:李玮(1986—),女,贵州瓮安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蒋晓丽(1956—),女,湖北孝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国军;校对:清泉

(上接第250页)

五、浑然天成的哲思美

艺术适宜山重水复的跌宕起伏,就散文而言,需要作者利用巧妙的构思来化解虚与实、显与隐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它整个的生命取决于结构的和谐浑融。林清玄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我的散文一点也不复杂,它像是清晨第一道射进书房的曦光,我感觉到它的明亮和动人,希望读我散文的人也和我一样,能感觉到它的明亮和动人。”^[16]因此,他写的是中国传统化的散文,他没有用现代派技巧等手段取胜,只是冷静的观察周围世界,巧妙利用颇似寓言的体裁,从中提炼出人生普遍的哲理。

林清玄的这类散文常于细微处隐现哲思锋芒。文章往往以故事入题,情节新颖,且故事讲完后,文章常有一两句点睛之笔点明故事所蕴含的道理。与伊索寓言不同的是,他的寓言散文中没有用隐喻、象征等曲折隐晦的形式来影射周围世界,他选取人们似曾相识的人和事来显现布局的合理和结构的机巧,给人以浑然天成的美感。《桃花心木》以“桃花心木”这种特殊的树的生长过程设寓,生动形象地揭示出“人在不确定中会养成独立自主的心”的人生哲理。文章短小精炼却不仓促,由故事淡入而由哲理淡出,以匠心独运的构思彰显哲思内蕴,隽永的文字充满张力和温情,启人心智的主题引人进入韵味醇厚的艺术境界。

综上所述,林清玄凭借艺术家敏感的心灵,以直觉的诗性体验抒写台湾深厚蕴藉的乡情,关注的是与社会现实相关联的各个层面,并融入民族情感,透露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特点,文笔流畅清新,表现出醇厚、浪漫的情感,在平易中有着感人的力

量。同时,他的文化乡土散文以精心整合的意象美、平实幽默的文辞美、情绪表现的色调美和浑然天成的哲思美取胜,展现出一位东方智者的风范。

参考文献:

- [1] 宗白华. 宗白华全集(第二卷)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349.
 - [2] 林清玄. 感性的蝴蝶 [M]. 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4:108-109.
 - [3] 孙星衍. 十三经清人注疏:尚书今古文注疏 [M]. 上海:中华书局, 1989.
 - [4] 林清玄. 林清玄散文 [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4.
 - [5] 林清玄. 天心月圆 [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3:14.
 - [6] 童庆炳. 文艺理论教程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
 - [7] 林清玄. 淡品人生 [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3:79.
 - [8] [13] [14] 林清玄. 林清玄散文集 [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18,65-66,93.
 - [9] 林清玄. 菩提系列全集 [DB/OL]. http://t.book118.com/html/txt104716.shtm.
 - [10] 韩冰霜. 中国式的浅吟低唱——浅谈林清玄散文的语言风格 [J]. 现代交际, 2009, (12).
 - [11] [12] 林清玄. 天心月圆 [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3:20.
 - [15] 姚淦铭,王燕. 王国维文集(第一卷) [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142.
 - [16] 林清玄. 鸳鸯香炉 [M]. 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9.
- 作者简介:陈鸿雁(1975—)女,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林杰;校对:清泉